

四个中国人 II

焦瑞青 雷建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四个中国人 II

焦瑞青 雷建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个中国人. II / 焦瑞青, 雷建军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02-46032-9

I. ①四… II. ①焦… ②雷… III. ①民间艺人—生平事迹—中国—
现代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4592 号

责任编辑: 李莹
封面设计: 谢正赛 傅瑞学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沈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8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产品编号: 065442-01

前 言

清影工作室十年了。十年来清影一直把镜头与研究方向聚焦在当今中国语境下“传统”与“现实”相遇的主题上。传统与现实，这相遇的双方，任何一方都非常复杂，任何简化都可能有失偏颇，所以我们把切入点放在具体的人上。

陕西华县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程宵春、陕西榆林的高喜业、河北赞皇的池素英，《四个中国人》的第一部，我们用温暖的笔触深描了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喜怒哀乐。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我们发现，传承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机制，有闲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条件，市场可能是湮灭他们的催化剂。我们希望看完这四个人的故事，与其抱怨转型期的种种社会乱象，不如在你的关系人群中，建设一种可以传承的“手艺”，有目标，有过程，有细节，

有规矩，天长日久、经年累月、润物无声。

四年过去了，我们又为大家带来了四个“新人”。陕西榆林的牧彩云，陕北少有的女书匠，在台上豪气冲天，上下五千年，历史在口中翻腾；在台下饱尝冷暖，东西三百里，人生在路上跌宕。浙江台州的李金巨，粉墨登场的戏道士，在台上唱念做打，尚古多少事，都为今生；在台下勤学苦练，父辈有传承，只是度日。台湾台中的Lisa（萧乔匀），化蛹成蝶的女娇郎，在台上风情万种，各种妩媚，都是职业；在台下苦苦追寻，万般吃苦，只为爱情。湖南湘西的姚启吉，通天识地的老阴阳，在台上做支书，修路通渠，都为乡亲；在台下看风水，打卦堪舆，均是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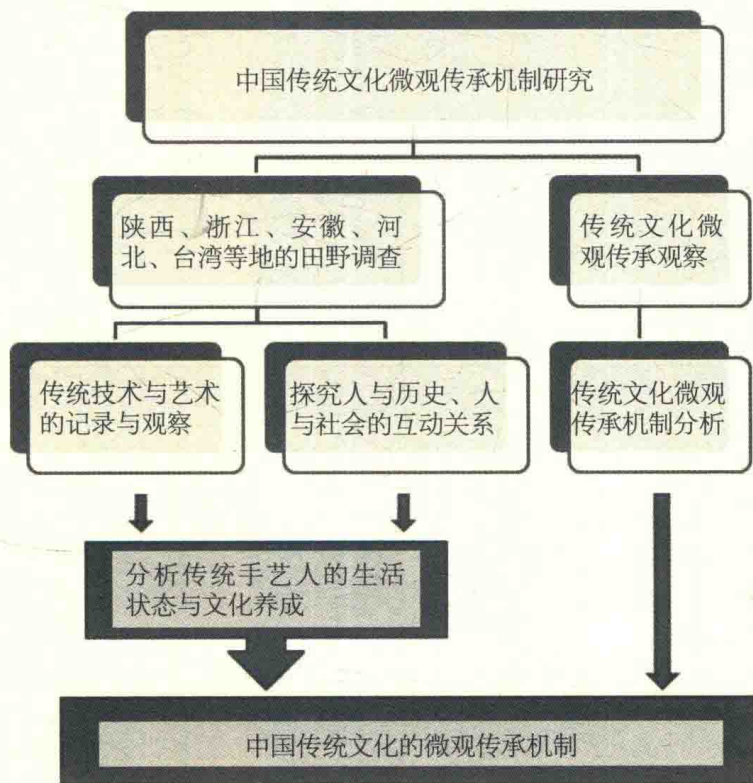
相较于《四个中国人》第一部，牧彩云、李金巨、Lisa、姚启吉这四个人的故事呈现出更多的当代中国特质，当然也就更为复杂。地方领导为了欢迎人民币上毛泽东像的画家刘文西，邀请本地文化名人牧彩云去演出，除了卖力的表演，牧彩云还主动为画家遮风挡雪，希望能和领导一样得到刘文西的墨宝，不曾想到最后画家摆摆手走了，只留下牧彩云落寞的身影在风雪中独自飘摇。李金巨是整个道士戏班的台柱子，祖传道士，唱功上乘，但由于只是个外来的“和

尚”，不是班主的徒弟或亲友，就算是再会“念经”也只是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班主不会给他应有的收入，也时时处处防备着他。作为一个变性人，曾经的电子花车女郎，Lisa是整个演出的招牌，她已经习惯了被主持人当作噱头，也习惯了来自观众的“咸猪手”，她在人世间躲闪着，也习惯着躲闪，这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在过去，姚启吉应该是地方的士绅，既当过村支书又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但这种复杂的身份，在现实中却没有人觉得矛盾，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扮演着，作为一个知天命的人，姚启吉好像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谁都没有告诉，只是坦然地安静地等待着。

四个中国人，四个传统的行当，陕北说书、道士演戏、花车游行、风水堪舆都是过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它们是传承人的饭碗，也是过事人的信仰，是普通民众的娱乐，也是社会整合的手段，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兼具着从生活到信仰等不同层面的社会功能，而如今这些功能已经逐渐被新的形式取代。经过近百年的战乱和六十多年的变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当今的现实，我们其实无法自信满满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古国。当今社会乱象丛生，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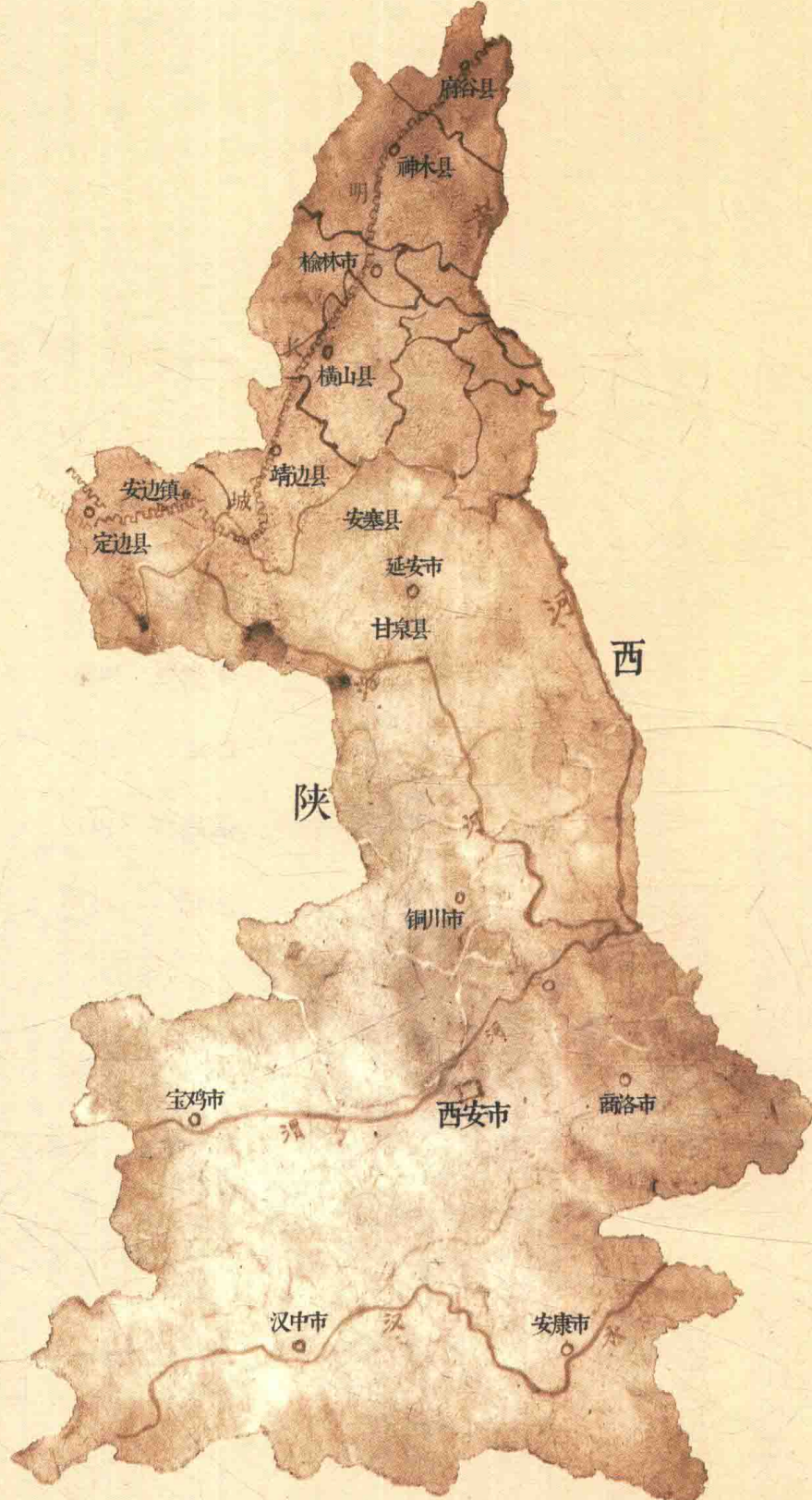
人把它归因于信仰缺失而导致的民众底线意识的匮乏，但是当今的国情，我们也无法重新树立一种权威的信仰体系，外来的、传统的、新创的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力量。相反，它们互相角力、互相撕扯、野蛮生长，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里共生，这种态势导致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多种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矛盾混合体。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跳出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从真的不曾中断的、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我们关注这些不同行当的艺人，了解他们的手艺和生活，研究一直传承至今的手艺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形塑。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用镜头来显微，用文字来深描，试图用传承机制这一框架来呈现手艺传承、个体生活、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框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四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理解手艺在身的自尊，理解行走江湖的不易，理解不可挽回的消亡，理解传统与现实碰撞的复杂。在这里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些不断传承的技艺确实塑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社会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种被传统塑造过的生活中提取温暖、提取底线、提取这一切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意义。



清影工作室：以影像温暖世界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支持。



府谷县

神木县

明

榆林市

横山县

靖边县

安塞县

延安市

甘泉县

西

陕

铜川市

宝鸡市

西安市

商洛市

汉中市

安康市

目 录

牧彩云 001

李金巨 069

Lisa 123

姚启吉 183

后记 241

牧彩云

中国之大，各地风俗风貌大不相同。“陕北”一处，便让你走不完，看不够。在延安，是大河谷，延安市区和安塞县城都是狭长的地形。一路可见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机场不远，便有宝塔山、清凉河。地形所限，这些“边远”而贫瘠的区域难以发展。然而，近代以来，这些农民蹚不过去的河谷，这些民歌飘过去、腰鼓打起来的河谷，一跃成为“红河谷”“金河谷”，朝圣者熙熙攘攘，掘金者车来车往。

往南是八百里秦川，有关中学派、秦王帝都 and 贵妃醉酒。往北是比兵马俑更古老的陕北高原。同受帝家的“恩宠”，朝代不同，文明大相异趣。那边厢雍容华贵，庄重威严，这地界黄土黄，杏花粉，窑洞苍凉。山羊和毛驴黄土间漫步，绿皮火车高原上穿梭。当然，最不能忽略的是处处可见的延长石油采油厂、加油站、运油车，黄色的石油工服替代羊肚肚手巾和花棉袄，成为陕北人的一道新景观。

从历史、文化和地理上，陕北都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区域。行政区划上，陕北辖榆林和延安两市。榆林十二县，又分为北六县、南六县。北六县是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和榆阳区；南六县是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和子洲。吴起、志丹、安塞、子长等地属延安。陕北人看来，北人豪爽，南人精干。比如，子长“鬼”。榆林的北六县又有东三县和西三县之分。不入乡土，确不知这乡土里的种种讲究。

那么，通地理、懂乡土的是什么人？

春到黄土高坡，枝叶疏，杏花粉，窑洞苍凉



也许除了乡村教师、地理学者、司机和卖货郎，便是说书人了。说书人四处行走，满地界地串，哪里有活去哪里，没有车马代步的时候，一走大半年回不了家。怎么走，怎么住，全靠腹中的记性和积攒的交情。

延安十三县都被他们编成了段子。

皇帝陵坐落在乔山巅，

蒙蒙地出了一个黄河水，

黄土高原划下一块文明地，

革命的圣地在延安城。

首先说吴起本是一个好地方，

待亲戚肯吃荞面饸饹羊腥汤；

子丹、吴起紧相邻，黏米的油糕山杏仁；

子长县的麻辣煎饼酿皮四季有，咬一口煎甯甯、辣生生、咸唧唧、酸溜溜叫把人的酣水流；

延长的梨就是一个美，咬一口没有见豁豁尽是一包水；

延川县紧靠黄河畔，狗头枣大的像颗鸡蛋；宜川县好比柿子塬，吃一口比豆腐绵来比糖甜；

.....

说陕北，话陕北，书匠贺改明满肚子自信。他说：“陕北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身材挺拔，方方正正的红脸膛，标准陕北汉。原本生在延安，婚后随婆姨牧彩云去了安边。18岁学艺，四十年说书，几乎走遍了陕北地界。出陕北，北上长春，南下广州，西行西宁，全国一半的省份他都去过。

这一次，他和婆姨牧彩云、搭档卢响铃到了安塞。书里唱了：“安塞县的腰鼓把美名传，奥运会打出了个全世界。”这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山高、坡陡、沟深，相对高度有二三百米，是红军打游击的地方。

三人来参加化子坪镇杨庄科的庙会。根据场合不同，陕北说书分庙会书、家书和地摊书。家书用以辟邪、庆生、祝寿、迎亲，庙会书则用以请神、敬神。陕北人识字者少，农民业余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书。说书像乐会一样，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窑洞炕头上，说书人或怀抱琵琶，或一把三弦，弹奏起来，摇头晃脑，说古论今，嬉笑怒骂，把在场农民听得如痴如醉。

说书人来得古老。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职。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好像正在讲故事；



牧彩云说书。一把三弦，一张绣口，说尽多少事

大唐年间佛教兴盛，和尚们为求经书通俗，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化导大众。讲前以歌开场，讲后唱歌才散。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歌”场。

在清朝《延绥镇志》中有关于陕北说书的最早记载：“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

江南多文人雅士，敬亭说书，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

名妓等多有交游。而陕北说书一度曾是“下贱”的行业。说的书都是口语，“琵琶”不叫琵琶，叫“蝎子”；二片木板不叫“快板”叫“楞子”。说书的不叫“说书人”叫“书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的“匠”。但书匠的地位还不及工匠，工匠卖的是力气和技艺，书匠靠的是口活。说书是老天爷给盲人留下的饭碗，凭一双腿跋山涉水，凭一把三弦一张嘴，谈古论今。明眼人看不起、不愿意学，盲人也“不让明眼人说书”。据说，一代说书大师韩起祥的师兄马步云，为了能够学说书，甚至不惜用剪刀剜掉一只眼睛。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说书大师张俊功开始，才招收明眼人说书。三人都是张俊功的徒弟。卢响铃46岁，人长得瘦削，有文人气。牧彩云从艺晚，但她是陕北女人说书的第一人，凭这一点就是书匠中响当当的人物了，声名盖过很多师兄。

从艺以来，夫妇二人先是步行，后骑摩托、搭公共汽车，开面包车。婆姨牧彩云现在出了名，一场书1500元起，一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两三年前贺改明买了一辆桑塔纳，出行方便许多。贺改明豪爽又心细，出行的大小事宜都由他来安排。牧彩云随身带iPad，路上无聊时看看段子，发发微信，打发时光。

从定边到安塞，两百多公里的路，雨天湿滑，他们开了四个多小时。一路上春雨绵绵，杏花如烟似雾，给粗犷的高原添了几

分诗意。一路放着陕北大喇叭。过了一道道山，再走一道道梁。我爱这样的高原景象。贺改明也很兴奋。陕北可不都是黄土高原，安边镇在沙漠边缘，红柳滩、盐碱地，看不见山，一年到头黄沙漫天。

安塞是延安的下辖县，这里离他的老家延安晋塔村很近了。山中有野物，他说，十几年前就跟书匠们一起扛着猎枪在这里打野兔呢！一到镇上，贺改明便四下里寻找弹弓，没有野兔，还可以打打麻雀。

山上的猎物越来越少，政府收缴了农户手中的猎枪，封山育林。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玩意儿，山里的孩子玩弹弓的也少了，贺改明跑了几家玩具店、五金店竟然都没有卖的。他有些失望。

“有点这个心思用到正经事上，得能挣多少钱哩。”牧彩云来了一句。

“我就是爱玩。”贺改明说，“玩玩不行？”

两人都是急脾气，说话有时戾戾着好像要动刀枪，闹将起来斗离婚的时候也有。

不过，“爱玩”让贺改明交下了不少朋友，大家管他叫“二哥”。书匠一家亲，在江湖上行走，全得靠一帮书匠们互相帮衬。他与这里的杨书匠认识十几年。老杨带着四五个人到镇上迎二哥，